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七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定丁佞反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

野處漕曹音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

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悅音之國家殷

富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反中

栗椅於且反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起居反矣以望楚

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

臧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始銳反于桑田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駉音牝三千

李曰

此詩言為狄所滅者閔二年衛懿公及狄人

戰于滎澤而敗是也東徙渡河者衛之敗宋桓公
 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是也
 桓公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
 漕邑戴公一年而卒齊桓公於是率諸侯攘夷狄
 而城楚丘乃鄘故城也始建城市而營宮室文公
 於是始建城市而使民得以交易營宮室而使民
 得以安處得其時而合法度此百姓所以悅之而
 國家殷富言非特民之富而公家亦富故詩人作
 詩以美之也定之方中營宮室時之星也爾雅曰
 營室謂之定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杜氏注
 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植板築而興作定

之方中作于楚宮蓋定星昏中之時於是而作宮
 也揆之以日作于楚室者揆度其日之出入以定
 其東西南北也攷周禮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
 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
 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此所謂揆之以
 日也毛氏云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
 極以正南北毛氏之意則以謂定星之昏正四方
 而中取則視之以正其南因準極以正其北作為
 楚丘之宮也度之以日影度日出之影與日入之
 影以知東西而作為楚丘之室也其說不然按詩
 但言得土功之時制不聞有東西南北之別也不

如王氏之說曰方其庀徒而作宮則占營室之中及辯內外之位而作室則揆之以日占營室之中者序所謂得其時揆之以日景者序所謂得其制此說是也楚宮者楚丘之宮也僖二年城楚丘杜氏云楚丘衛邑王氏謂作楚宮楚室者總門序堂室謂之宮宮之中有室鄭氏云楚宮謂宗廟楚室謂居室遂以宮室為二毛氏云室猶宮故知此說當從毛氏若從王鄭分宮室為二則是楚宮而占定星之中至於作楚室獨不然乎作于楚室揆之以日而作于楚宮獨不然乎無是理也曰宮曰室但其文異其實一也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

瑟爰於也椅梓屬也樹此六木因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用也蘇氏云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而不求近功凡此類矣後漢樊仲初植桐梓人皆嗤之然十年之後人皆賴其用向之嗤者咸求假焉文公之治國正猶樊生之治家也言文公既作宮室而先種六木而望功於數年之後其不鹵莽而求近功可知矣程氏云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度土功屬文之勢然也經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功者多矣此理之必然也虛謂漕虛也謂地有故墟左傳晉侯登有莘之墟之類是也堂衛邑也楚丘有堂邑也景山大山也京高丘也衛文公

將徙登漕之墟以望其楚丘審其高下所依倚然後建國焉慎之至也亦如公劉之治豳必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覲于京是也古今之營宮室建都邑必恃其山川土地之宜非直以為觀美蓋將以便民降觀于桑於是乃降觀其地勢可以植桑者也卜云其吉古者建國必卜如太王之爰契我龜周公之卜澗卜漣是也故此卜焉終然允臧言人謀既善而龜筮叶從也靈雨既零鄭氏云靈善也說文曰靈甘也當從鄭氏為善言好雨零毛氏以為零落說文以為餘雨當從毛為落言好雨既落於是命倌人於雨止星出之時乘駕而

往舍於桑田所以教民稼穡故也倌人者毛氏云主駕者說文曰小臣也匪直也人毛氏云非徒庸君然不如蘇說為長不直哉是人也蓋言不直為人如此而其心又乘之以塞實淵深不至於浮虛褊淺此所以致國家之富而有駉牝三千者言其有三千匹也馬七尺曰駉駉馬與牝有三千也蘇嘗曰春秋傳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而此言三千者蓋言可用者三百乘而其牝者三千也此說是也雖然使文公而虛浮褊淺則不能以致富矣惟文公不求近功而特秉心塞淵此所以致殷富也觀文公之種木則知其養馬矣然

周官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馬數過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似非禮制何哉蓋國人方且美其富而不以禮制責之也學詩者當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人之常情好逸而惡勞征伐之事人情之所甚憚也以民情之所甚憚者而人君驅之於鋒鏑之餘板築之間而斯民乃忘其勞忘其死者使之有其道故也太王之居邠也狄人侵之至于岐下聿來胥宇至于百堵皆興衛文公之東徙渡河野處漕邑乃建城市而營宮室皆當斯民離

散之餘乃以土功而勞之宜斯民之不勝其怨矣太王文公為之民乃悅而從之者由太王文公使之有道故也蓋文公所以使民者非直為觀美也蓋將以道使其民也此民所以悅之如其不然則民將眈然疾視其長上其何以堪之邪嗚呼章臺之土未乾而楚宮之禍已至阿房之工未畢而秦室之亡已兆後之人君可不戒哉

黃曰文公當亂亡之餘救死扶傷之不暇而乃遽有宮室之營若不足美者而衛人作詩以美之何哉太王方避狄遷岐之際而有百堵皆興之作宣王當勞來還定之餘而有考室考牧之詩蓋惟其

有得斯民之情則雖勞而不怨況其所以營宮室者非爲己也乃爲民也得其時而不妨民得其制而不侈靡則民安得而不悅國安得而不富乎定之方中營宮室時星也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杜氏注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植板築而興作今文公以定星方中之候而始有宮室之營可謂得其時矣豈若春築臺夏築臺之違農時歟揆之以日蓋古者建國必參之日影以正朝夕以辨內外之位此所謂得其時制也楚宮楚室說者以宮爲宗廟室爲室家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宮室爲後予以爲詩之辭特互辭成章初不若是

之拘也植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文公於其事之小者尤爲之備則其大者可知也升彼虛矣

云云

此如公劉治豳必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

南岡乃覲于京其建國之不苟者求以便民也而豈直爲觀美哉既察其地可爲桑麻而又卜之吉矣文公猶以爲未也又當天雨甘澤之時而教民爲稼穡之事其所以慮民者何其遠也匪直也人蓋詩人言而形容不能盡謂不直其爲人也如此而其所以秉心者又誠實而無僞淵深而不淺所以能治國家富庶之盛而有駉牝三千之多夫馬之多寡何與於心而詩人以爲秉心之效蓋天下

之事未有不自吾心之所發者魯僖公思無邪而思馬斯祖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駮牝三千其小者如此況其大者乎諸家疑駮牝三千為衛國之過制予以為詩人之辭不可言語求曰三千者特言其多耳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宣王之時羊果三百而已乎按左氏言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左氏實書其實而詩人形容其美學者當以意逆志而不以文害辭則得之矣

蝮 丁計 蝮 都動 反 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蝮蝮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萬父母兄弟朝

齊子西于西崇朝其兩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李曰止奔者言能止當時淫奔之風也衛之淫風

可謂甚矣上自公室下至庶民莫不弃禮踰法以為鳥獸之行一旦文公能以道化其民而民知止於禮義其有淫奔之風者國人皆不齒也淫奔之恥者言淫奔為可恥此國人所以不與之齒列也蝮蝮在東莫之敢指毛氏曰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也毛意謂虹緣當時夫婦過禮而見此說不然程氏蝮蝮乃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氣就交

於陽也猶易云自我西郊夫陽唱而陰和男行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朝濟于西者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故和而為兩程氏以上章一句為陰陽之逆下章言陰陽之和據詩人言不應如此分別諸家之說皆如此故不可從蓋虹者朝陽射之則在西言早時日在東故虹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言夕時日在西故虹在東周禮注云濟虹也淮南子曰天二氣為虹文中子曰至治之世虹霓不見此蓋言虹為淫氣也莫之敢指者以譬夫人淫奔之行國人皆不指視之也崇朝終朝也亦言虹霓之見於

西正崇朝其雨之時詩人大槩以虹霓而譬淫奔惡之之甚也女子有行程氏云女子之義從於人也必待父母之命兄弟之議媒妁之言男先下之然後從焉奈何女之所行皆不由命而奔也其說未然據詩言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考之泉水竹竿皆是此意不應竹竿泉水乃有適人之道於此乃作違背父母兄弟之命鄭氏云行道也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此說是也之人是人也如是淫奔之人懷思昏姻之事遂至於大無信也程氏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所謂貞信之教是也違背父母可謂無信矣毛氏

云女不待命也。王氏以爲女不知命，據詩人以爲不知命，其說不然。人苟知事之有命也，則不義安得而待之矣。王氏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之性也。今也從性所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此之謂不知命。三說皆是。論語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刑政與德禮所以異者，在乎恥與不恥之間耳。恥之於人大矣。古之爲治者，先勵廉恥，則天下之人皆畏清議而不敢爲非。清議之所與榮於華袞之褻，清議之所貶辱於市朝之撻，如此則不待常刑而民自從化矣。苟不真知廉恥所尚，則民不知恥。

雖有刀鋸驅之於前，亦不肯從也。衛之俗不知命甚矣。如桑中之詩曰：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是豈真不可止哉？不得其道也。桑中不能止者，不能勵廉恥故也。文公之以道化民者，蓋勵廉恥以率之，故序所以稱其能以道化其民也。

黃曰

衛國之亂久矣，不知其惡而不知其可恥。

人莫貴於有恥，心有恥且格，則不復爲可恥之事矣。君子以是知天理之終不可泯沒而風化之未始無所自來也。文公乘歷世殘敗之後，而能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才，任能以道化其民，亦知不善之爲可恥，而淫奔之爲可止也。使人有

畏心不若使人有恥心若文公者可謂賢哉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

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

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

人而無禮胡不遄市專死

李曰相鼠刺無禮者言衛之羣臣不承先公之化

無禮儀也及文公之時正其羣臣而以在位之無

禮儀者為可刺惟其以無禮儀者為可刺故人能

知其禮儀而自別於無禮儀者觀文公能以道化

其民故人知以淫奔為恥今又能正其羣臣使人

知有禮儀蓋風俗之本也相鼠有皮云云毛氏云相

者視也說文曰相者省視也言視是鼠之為鼠猶

有皮有齒有體而人之為人無禮儀是鼠之不如

也鄭氏則以謂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食苟得

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諸家之說皆以鼠

有皮無禮蘇氏以視鼠之所以為鼠者豈以其無

皮故邪亦有皮無禮耳惟歐陽之說以言鼠猶有

皮毛以成其體而人反無威儀容止自飭其身曾

鼠之不如也人而不如鼠則何不疾死耳此甚疾

之之辭也王氏之說亦然但不合三章分別之言

皮以被其外齒以養其內體者內外之所以立此

則鑿也凡此三章例皆言何不疾死也攷之左傳越椒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衛侯享苦成叔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叔家其亡乎卻錡乞師於魯將事不欽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左氏多載不欽之事皆言必死豈皆死哉然自古不欽者多矣蓋言其有必死之道也簡子曰人無禮則不生記亦曰禮者體也一體不備不足以謂之成人自其形而觀之則形體不備謂之不成人可也自其成體之本而觀之則有人之形而無人之道謂之不成人可也莊子有言曰闔跂支離無脰說衛靈公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盎太癭說齊

桓公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知此則知無禮者亦不可謂之成人也

黃曰相鼠一篇說者皆未得其旨予以爲詩人非謂鼠有皮有齒有體而人之不如鼠也蓋以爲貪冒苟得蠶食於民而不知禮儀如鼠之徒有皮有齒有體而無禮儀也

于旄音毛美好呼報反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子子居熱反于旄在浚蘇俊反之郊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

彼姝赤朱反者子子何以畀必寐反之子子于旄在浚之都素

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子何以予音與之子子于旄

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李曰]言衛文公之臣子多好善以干旄而就見賢
 者於浚之郊浚之都浚之城而賢者荅其意莫不
 樂告以善道也子子干旄[毛氏]云注毛於干首蓋
 干與竹竿字通用[家語]曰干旄之忠告至矣竹竿
 之字從竹從干則是以干與竹竿字通用也[鄭氏]
 以干旄為卿大夫所建旃為州長所建遂以首章
 為卿大夫次章為州長好賢[王氏]云卿建旃士建
 物卿士設旄旃則鄉黨之士所建旄則士之所未
 命而無物者建之然攷之九旗皆注毛於干首亦
 不必如是之分別也案[爾雅]載旄於干頭[注]旄首

曰旄則旄旌一也安得為卿大夫則建之士則不
 建之[傳]曰鳥隼曰旃是畫鳥之象於其旃[鄭氏]謂
 建旃為州長之屬非卿大夫所建然則旃者將兵
 所建夫何不可其卿大夫亦建之不必指州長也
 [蘇黃門]曰古者招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干
 旄以招之也據其說只依[孟子]曰招士以旌庶人
 以旃蓋[孟子]所云者人君之好賢此則卿大夫之
 好賢[蘇氏]之說非也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城[毛氏]
 謂邑外為郊下邑曰都其說非也曰在郊在都在
 城以言其賢者之所在故以干旄旃干旄而就見
 之也素絲紕之素絲組之素絲祝之良馬四之良

馬五之良馬六之毛氏云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其意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蓋毛氏之意多如此如簡兮執轡如組亦取其御衆其說非也所謂素絲紕之者束帛以贈之而已組之祝之者組以素絲而成組也祝織也鄭氏以祝當作屬二說皆通所謂四之五之六之者鄭氏謂所見之數其說非也四之者始見則以四馬與之中見又以五馬與之終見又以六馬與之言其禮意有加而無已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姝者美貌也言賢者之美貌也毛氏訓姝爲順鄭氏以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從以善道與之云心誠愛厚之至

非也此蓋言卿大夫以禮而見賢者在賢者當何以告之邪告之以善道而已蓋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妙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今卿大夫禮恭辭順色從矣宜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蓋好賢者非特君好之而爲臣者亦當然如子游爲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齊用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則其爲臣亦不可不好賢樂善也雖然賢不苟就王公不致欽盡禮則不足以致之如先主之欲見孔明必三顧焉使其不然則孔明高臥草廬而不肯就也孟子之於齊王王使

人來曰寡人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寡人得見否乎孟子曰有採薪之憂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然則若孟子者欲急於得君矣今也王不就見則不往焉視其出晝猶待三宿蓋賢者之自重如此既卿大夫以見賢者為急則賢者亦將輕千里而來樂告以善道矣豈特在浚之郊乎

黃曰 簫韶奏而鳳皇儀干羽舞而有苗格高宗思而傳說夢成王悟而天反風天下之理未嘗不相為感通也舍己從人如舜則黎獻共為帝臣善養老如文王則伯夷太公有盍歸乎來之歎人苟有

好善之心則賢者將輕千里而來苟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則賢者將望望而去之衛文公臣子多好善則盡禮以待賢干旄旌旗即招士以旌之意也素絲組紕即實其幣帛筐篚之意也良馬四五六即錫馬蕃庶之意也禮既盡矣則賢安得不樂告之以善道乎曰何以畀之非無以畀之也何以予之非無以與之也何以告之非無以告之也是以惟恐其無以報之耳齊王不肯就見孟子則孟子有所不屑先主三顧孔明之廬則孔明樂為之用蓋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為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
 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音彦其兄又義
 不得故賦是詩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音蒲末反

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

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悲位反陟

彼阿丘言采其蟲音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

眾穉直吏反且狂我行其野芄芄薄紅反其麥控苦貢反于大

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

所之

李曰

許穆夫人衛之女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

人分散故立戴公暴露而舍於漕邑宗國敗滅君

民播遷是以許穆夫人閔念衛國之亡傷已許國

之小而力弱不能救故且欲歸國而唁其兄但在

禮諸侯夫人父母終惟得使大夫問於兄弟有義

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故賦是詩以見志也載馳

載驅歸唁衛侯唁者弔生曰唁左傳昭公二十五

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穀梁弔

失國曰唁今夫人言已欲馳驅而往歸於宗國以

弔唁衛侯故願御者馳馬悠悠然而遠行我欲疾

至於漕邑亦猶泉水詩云載脂載牽還車言邁皆

是準擬之辭也大夫跋涉鄭以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蘇說謂大夫許大夫之弔衛者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夫人將歸親言其兄雖大夫之往而不足解憂也既不我嘉夫人既欲歸言其兄而許大夫不聽故責之云汝許人盡不善我欲歸言其兄然不能旋反我心中之思使不得歸也既不得去而又責之言我視汝許大夫不施善道以救衛由此故我思不遠於衛常欲歸言之不能旋濟者言歸衛必濟水也不閔者言我思常在目前也王氏云我思之歸於道爲不閔不閔者言於道通也非也陟彼阿丘言采其蟲蟲貝母也陸機注云今

藥草阿丘者偏高曰阿丘王氏曰陟偏高之丘以采蟲故也采蟲者將以除結繻之疾譬之欲歸言非平夷之行也亦將以解腹心之至憂故也此說爲善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之懷善矣皆可以行也然許人不許歸故斥之以爲衆穉且狂狂者言衆皆不更事之人故以我爲尤也芄芃其麥言思歸行衛之野見其麥之有實此說與泉水言苾彼泉水亦流于淇變彼諸姬聊與之謀皆是相望之辭也大夫君子無我有尤者言無以我爲過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蘇氏曰雖竭爾思慮以爲我謀衛不如使我一往親見之也然夫人卒

不往者知其非禮而能自克故也

論曰

此載馳之詩憂思如黍離自克如泉水然而以泉水較之其事又有緩急泉水之詩無故而思歸此則宗國顛覆危亡乃人情之至痛而夫人乃終不得歸寧者其憂思亦甚矣觀其詩辭意曲折則可知其情矣許人尤之正禮所當然也夫人責之以衆穉且狂豈禮所當然哉蓋思歸之急云耳然終以自克而不得以歸寧者當觀其意之如何不可以辭害志也

黃曰

左傳事見李講戴公與許穆公夫人俱出於宣姜宣姜瀆亂人倫敗壞風俗不及數年衛國為

狄人所滅君臣播遷幾不能以自存易曰履霜堅冰至衛國之亡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學者觀詩不必至載馳而後知衛之亡觀雄雉新臺之詩而知衛之亡非一日也載馳之夫人其憂思如泉水之衛女然泉水之所憂者不若載馳之深也泉水衛女之思思而能以禮載馳夫人之思思而能以義此聖人所以深取之歟

衛淇奧詁訓傳第五

國風

淇奧

於六反

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

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

於宜反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七何反

如琢

如磨瑟兮反儻兮反赫兮反咺兮反况晚兮有匪君子終不可

諼况元反兮反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子丁反有匪君子充耳琇

瑩會古外反弁皮變反如星瑟兮儻兮反赫兮反咺兮反有匪君子

終不可諼兮反瞻彼淇奧綠竹如簧音責有匪君子如金

如錫如圭如璧寬兮反綽兮反猗兮於綺反重較兮善戲謔兮

不為虐兮

李曰有文章即詩所謂有匪君子是也又能聽其

規諫者蓋規正圓之器也箴誨之辭謂之規者以

其能正君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

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以有周公之才固美矣使

其有驕吝之心則不足觀矣惟其有才而無驕吝

之心然後為可觀也今武公既有文章又能聽其

規諫以禮自防閑而不踰此其所以為賢也然詩

之序言又能聽其規諫其義固無害攷之於詩本

無是句豈詩人以切瑳琢磨為據故云歟瞻彼淇

奧淇衛水也奧隈也厓內為隈淇奧者淇水之曲

也淇水出衛州共城北山東至黎陽而入河左傳

昭公二年韓宣子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

子賦淇澳其字從水從奧則知從水之奧與此詩

淇奧字通用綠字毛氏以為王芻也竹篇竹也陸

氏以為二草名與終朝采綠之綠同非言其色也

毛氏之說本於爾雅予竊以為不然傳曰淇奧箎

輅又曰淇水之竹前漢武帝下淇園之竹以爲楛
寇恂伐淇奧之竹以爲矢則是淇水之有竹也明
矣不必以綠竹爲草王氏程氏皆以綠竹爲竹蘇
東坡氏有詩曰惟有長身大君子依依猶得似淇
奧則知綠竹之爲竹也又明矣觀此諸說則是瞻
彼淇水之旁有此綠竹猗猗然美盛也程氏云淇
奧之地潤澤膏沃而生綠竹竹生物之美者與德
美內充而文章威儀外著其說爲善鄭氏曰武公
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其意謂綠竹之所以美
盛者由得淇水潤澤之也武公之所以德盛者由
得康叔之餘烈也以淇水比康叔詩中本無此意

王氏則謂瞻彼淇奧爲德之清潤深閔綠竹猗猗
爲竹之虛節清和亦不必如此分別有匪君子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此言有諸中者必形諸外之意
匪文章貌論語所謂斐然成章之斐字通用禮記
大學亦舉此詩云有斐君子其字亦用論語斐字
切磋琢磨爾雅曰治骨曰切治象曰磋治玉曰琢
治石曰磨是也切磋琢磨者大學曰如切如磋道
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又其曰切磋琢磨者蓋言
武公有文章如切磋琢磨之成器可愛可重也瑟
兮僖兮者瑟矜莊貌僖韓詩以爲美說文曰武也
毛氏曰寬大也荀子曰陋者俄且僖是僖則爲寬

大之文赫兮咺兮者言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蓋言淇水之潤澤故生綠竹猶武公所積者厚故其發見於外者斐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成器可愛可重瑟兮僖兮赫兮咺兮其見於外者如此故民愛之不忘也上章言猗猗二章言青青下章言篔簹者盛也程氏曰猗猗言其態青青言其色如篔簹言其盛密比為篔簹此說是也王氏則以綠竹猗猗者言其少長未剛之時青青為方剛之時如篔簹為盛之至此乃曲說也毛云以為青青茂盛貌則其字為菁字程氏則只作青字讀充耳瑱也充耳以琇瑩為之琇瑩美石也說者謂琇石之似玉者周禮弁師

云玉之皮弁會五采玉璫又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皮弁則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玉亦三采正此會弁是也如星言其文之如星也其曰充耳琇瑩以言武公有其德而稱此服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言其成德之貌夫盛德之至有剛有柔而其化無方或銳或圓而其成不易其化無方則所以為道也其成不易則所以為義也此蓋王氏隨字生意非詩人之本意寬言能容眾也綽緩也言其有寬容之德也重較大車言其多容而任重此皆非也戲謔者武公樂易而不至於過也雖然戲言戲行非君子之

所貴而詩人乃以為美之者昔孔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雖夫子猶不免於戲孔子之所謂戲者非世俗之所謂戲也其意將以試子游之心雖戲不以為過也武公之所謂戲謔而不至於虐者其亦孔子之所謂戲歟

論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玉在山而木潤珠生淵而崖不枯此亦理之必然也小人不善無其內而強其外見君子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

已如見其肺肝外之不可強也如此惟君子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或見於言辭或見於顏色或見於容止皆粲然可觀豈有君子徒事其外以聳動世俗之觀聽哉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其內外之相應也如此今武公之德如此其發見於外者皆不可掩想當時見之者鄙吝之心消姦雄之膽喪此所謂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黃曰有至足之德者必有自足之心此人之情也然自足之心一萌則德不足以為德矣孔子以為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今武

公既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而以禮自防在武公之德則充然而有餘在武公之心則歉然而不足詩人因其入相于周而樂於稱頌其美故託淇奧之詩以為喻云爾雅曰河隅謂之奧淇奧衛地也猶周南以汝墳興陳以宛丘名篇也詩人見淇水之隅有綠竹猗猗然茂盛以興武公之德和順積中而英華外著有不可掩者故曰有匪君子匪文章貌論語所謂斐然成章與此同用禮記舉有斐君子亦以匪為斐豈非通用歟如切如磋禮記以為道學如琢如磨則以為自修要之言其德之愈足而武公之心愈不自足又從而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如切磋琢磨之不能自已也惟其不能自已故盛德發見於容貌而有寬厚溫粹之美斯民見之自有不能忘者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以見其佩服之美而人樂之猗重較兮以見其乘車之安而人愛之善戲謔兮以見武公之盛德雖戲謔之間亦有妙理存焉而人不以為虐也孔子以割雞焉用牛刀之語戲子游聖人之所謂戲者亦如詩人之形容武公者歟大抵人情之善是人也雖正其言辭而人有所不信人情之惡是人也則雖戲且謔而人亦以為善衛人愛武公之深而形容之不能盡曰善戲謔兮以見其樂之之至而亦無惡

於戲謔也觀小雅賓之初筵之詩見武公真中庸
 大學至誠之君子其言溫厚誠慤不欺於暗室不
 愧於屋漏其為人自可想見淇奧之詩不我誣矣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況元反考槃在
 阿碩人之邁苦禾反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古禾反考槃在陸
 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李曰莊公不能繼先君武公之業而使賢者自退
 處於深山窮谷之中此其亡先君之業失先君之
 意可知矣左傳曰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

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物采著之話言為之律度
 以遺後嗣先君之心也成湯敷求哲人俾輔于爾
 後嗣人君之求賢不惟以自輔亦以為子孫長久
 之計為子孫者繼先君之業當思祖宗所以畀付
 之意必其尊德樂道有加而無已然後可也苟為
 不然是棄賢者也非棄賢者也是棄祖宗之業也
 是故序考槃之詩者以為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
 序晨風者以為忘穆公之業也考槃鄭氏曰木偃
 蓋曰槃考槃在澗考成也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曲
 陵曰阿高平曰陸考槃在澗在阿在陸者皆是賢
 者退處之地也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同好也貧與

賤是人之所同惡也雖賢者未有不惡貧賤與樂富貴也使賢者惡富貴而樂貧賤是為偽也在澗在阿在陸者皆非人之所樂而賢者獨成樂於此者蘇氏謂必有甚惡而不得已者也其說非是也惟其成樂於此故賢者處之甚安綽綽然有餘裕曾無狹隘褊淺之意故下文曰碩人之寬是也孔叢子曰吾於考槃見遯世而無悶正此之謂歟碩大也言大德之人也寬容也邁亦寬大之貌軸毛氏曰進也攷之詁訓未有所據要之上章既言人之寬此皆是寬大之意鄭氏又以邁為飢意以軸為病此說未之敢信獨寐寤言獨寐之間覺寤而

言之獨寐寤歌者言獨寐之間覺寤而後歌也獨寐寤宿已覺而猶臥也諼忘也矢鄭氏以為誓其意以謂自誓不忘君之惡不復入君之朝不復告君以善道信如毛氏之說則是所謂碩人者乃躁急之人安得所謂碩人之寬之義哉且君臣猶父子也雖不見用可以怨望而為誓若此哉王氏亦從此說歐陽程氏楊龜山破其說要之歐陽之說又不如程氏楊氏之說為善歐陽氏曰碩人居於山澗之間不以為狹而獨言自謂不忘此樂也永矢弗過謂安然樂居澗中不復有所他之也永矢弗告者自謂其樂不可以妄語於人也程氏楊氏

則以永矢弗諼為自陳不能忘其君以永矢弗過為自陳其不得過君之朝以永矢弗告為自陳不得告君以善矢如臯陶矢厥謨之矢同此說是也

論曰據此詩初章言永矢弗諼中章言永矢弗過卒章言永矢弗告蓋賢者退而窮處其居甚安雖知朝廷之不可復居矣而又不致忘於君於此有以見賢者愛君也如此所謂賢者之不忘君非如魏公子牟身居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正由劉向所謂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

孟子去齊其言常曰雖然豈舍王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賢者之愛君其切如此豈有不得志而

遽忘愛君之誠心乎

黃曰

按詩言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則所謂考槃者

猶考擊其槃以自樂之也賢者雖不見用於時而擊槃以自樂澗阿之中雍容寬綽而無怨望之意真所謂遯世無悶者永矢弗諼矢如臯陶矢厥謨之矢賢者在畎畝而不敢忘君故考槃以自得而永陳其不忘君父之意又永陳其不得適君之朝又永陳其不得告君以善道此賢者愛君之誠而忠厚之至也若從毛鄭之說則是賢者一不見用而遂有怨怒之辭尚何足謂之賢乎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

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頎其機反

衣錦褱苦迥反

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

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

徒奚反

膚如凝

脂領如蝤螬

上似修反下音齊

齒如瓠犀螭

秦音

首蛾

我波反

眉巧笑

倩

七薦反

兮美目盼

匹覓反

兮碩人敖敖

五刃反

說

始銳反

于農郊

四牡有驕朱幘

符云反

鑣鑣

表驕反

翟第

音弗

以朝

直遙反

大夫夙

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古闊反

施眾

音孤

濺濺

呼活反

鱣

陟連反

鮪

干軌反

發發

補末反

葭茨揭揭

居謁反

庶姜孽孽

魚桀反

庶士有暵

欺列反

李曰

莊姜者州吁之嫡母也妾上僭夫人失位綠衣之詩是也妾既上僭而夫人失位此莊姜雖賢

所以終不見荅也碩人其頎碩大也碩人指莊姜

也頎長也猗嗟所謂頎而長兮史記孔子世家所

謂頎然而長也蓋言莊姜容貌之偉也衣錦褱衣

禪也衣錦則加之以褱褱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翟

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齊侯之子至譚

公維私此則言莊姜親戚之貴盛也東宮太子之

所居也莊姜乃齊侯太子得臣之妹邢侯之姨也

邢周公之後也左傳所謂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

胤是也妻之妹曰姨莊姜乃邢侯之姨也譚公維

私譚國名也後為齊所滅左氏莊十年齊侯滅譚

是也姊妹之夫曰私譚公乃莊姜姊妹之夫也手

如柔荑至美目盼兮言莊姜顏色之美也荑者茅
 之始也凝脂者言肌膚如脂膏之凝也頰說文曰
 頰也蝤蛴蝤也生於木中內外皆潔白故以比項
 瓠犀瓠瓣也相法曰齒如瓠者貴相也齒如瓠犀
 言齒如瓠犀之白也螾陸農師曰螾似蟬而小額
 廣而且方故曰螾首蛾眉鈎如畫故曰蛾眉倩巧
 笑之狀也倩美好也漢書曰陳平雖賢賴魏倩而
 後進注云倩者美好也盼者黑白分也碩人教教
 至翟茀以朝此言衣服之美也教教長貌說于農
 郊鄭氏謂說當作綈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
 近郊非也王氏謂說當作駕說之說先儒謂說當

作綈誤矣此說是也驕壯貌幘飾也以朱飾馬鑣
 鑣然而盛也翟茀以朝者言夫人以翟羽飾車茀
 蔽也夫人乘車不欲露見設翟以自障蔽以朝者
 言莊姜入君之朝也程氏禮數之備至近郊而說
 止復整車服而後入君之朝此說是也大夫夙退
 無使君勞者王氏謂國人所樂得以配君也夫以
 莊姜容貌之飾車服之盛顏色之美宜其見荅乃
 不見荅此詩所以閔之也河水洋洋程氏則以因
 河水興人情放縱難制所以致嬖妾上僭而薄於
 夫人王氏之說與此相類王氏曰施詈譬則莊姜
 鱣鮪譬則莊公葭茨則取譬言未可必信也毛氏徒

釋庶姜庶士之義而上下全不見義則於此章最
 為難曉以意度之此章乃是嫁時行道之所見者
 如此故因水取興洋洋盛也北流活活然而北流
 也眾魚罟也施之水中濺濺然也發發言其魚之
 長也鱣是大魚似鱠而小口在頷下長至二丈鮪
 大者謂之王鮪小者謂之鮒鮪揭揭又言其長也
 爾雅曰葭蘆茨藪郭璞則以葭蘆為別草李巡則
 以為一草唐孔氏曰以今語驗之乃是別草也庶
 姜言所從之姪娣也庶姜者言齊大夫送女來者
 也孽孽言其盛飾也揭揭言其壯茂也庶姜孽孽
 王氏則以為非一孽據莊姜所患者一州吁爾安

得謂之非一孽乎此蓋言莊姜所嫁之時如此而
 不見荅所以為可閔也觀詩者不觀其人之衣服
 與其鳥獸草木之名必觀其有精意妙旨存乎其
 間如碩人之詩曰衣錦褰衣但言衣服之盛而中
 庸舉此則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推此為慎
 獨之學如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但
 言其顏色之美也而孔子則曰繪事後素子夏推
 之以為禮後之說類皆如此學者徒區區於言語
 之間雖誦詩三百亦何足為哉

黃曰碩人之詩即綠衣之詩綠衣言嬖妾之不當
 僭而僭碩人言夫人之宜見荅而不見荅故此篇

特盛言莊姜之美如此族系之貴如此衣服之盛
 如此宜為國君之配而乃至於失夫人之位此國
 人所以傷之也雖然古人之觀詩以意逆志而不
 泥於章句之末則此詩雖為美莊姜而作未始不
 為學者之戒也如衣錦褰衣之句皆言莊姜衣服
 之盛而中庸則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推此
 以為謹獨之學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
 兮特言莊姜容貌之美而孔子則曰繪事後素子
 夏推之以為禮之後詩之為詩豈可於言語文字
 間而有得哉學者當以意悟之

李透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七 後學成德校訂

李透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八

毗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

遂相奔誘華反戶瓜落色衰復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

喪其妃配音耦故序其事以風去聲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毗之蚩蚩反尺之抱布貿反莫豆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

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反七羊子無怒

秋以為期乘彼坵反俱毀垣音表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

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

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

桑甚音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反都南士之耽兮猶可說也

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

三歲食貧淇水湯湯

音漸傷反子廉

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

其行

下孟反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

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啞

許意反

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

淇則有岸隰則有泮音畔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

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李曰

淫亂之風起於禮義之廢禮義興則人知男

女之別若漢廣所謂無思犯禮是也惟禮義既廢

則男女無別交相往來至於奔誘也夫其始也不

正則其終也必壞始則相奔誘終則相棄背及困

而女子又悔其事故序其事以諷刺之美反正美

其能自悔也刺淫泆刺當時之淫泆也吐之蚩蚩

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

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唐孔

氏以上章說女初奔男之事下四章言困而自悔

蓋自吐之蚩蚩至於以我賄遷此皆是男女相從

之辭自桑之未落至於已焉哉皆是女子見棄自

悔之辭王氏則以為一章二章為美反正三章為

刺淫泆四章為華落色衰復相棄背五章六章言

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據序所謂反正即所謂自悔

者豈一章二章既言反正五章六章又言自悔是

一事而分為兩也蚩蚩敦厚貌其初有一民之敦

厚者抱布而來其抱布而來者將以質絲也非真
 來質絲也欲為謀室家之道也此婦人既為男子
 所誘遂送之涉淇水以至於頓丘之地也頓丘丘
 名今澶州有頓丘城亦近淇水丘一成曰頓丘男
 子與女會期女云非我欲愆過於期也為期太近
 恐子無良媒遂欲悔而不奔待媒而後許故以此
 為美反正非也據此詩但言來即我謀是其自來
 謀室家之道豈待媒哉乘彼坳垣至以我賄遷坳
 毀也復關關名君子所近之地上既言秋以為期
 於是乘彼坳垣以望君子自復關來所近之地鄭
 氏曰前既與民以秋為期期至故登毀垣鄉其所

近而望之猶有廉恥之心非也詩但言婦人乘坳
 垣以望君子其所近之地安得謂之有恥邪不見
 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未見也其憂如此既見復關
 載笑載言者言其既見也其喜如此爾卜爾筮鄭
 氏謂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汝筮汝宜為
 室家矣歐陽以鄭之說為非謂上下文初無男子
 之語忽以此兩句為男告女豈成文理據詩所述
 是女被棄逐怨悔而追敘與男相得之初恩勤之
 篤而責其終始棄背之辭云子初來即我謀我既
 許子而我乃決以卜筮於是我從子往爾推其文
 理爾卜爾筮者爾其男子也此說是也體者卜兆

筮卦之體書曰體王其罔害男子既以卜筮之吉而誘女子女子於是謂爾既以車來要我我則以貨賄遷就於汝也桑之未落至不可說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東坡以謂此句善形容物色當以桑葉子細觀之今閩中之桑葉不見其沃若觀浙中之桑葉然後始見其沃若也于嗟鳩兮無食桑甚鄭氏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于嗟而戒之歐陽以為非據序但言序其事以風其上則是詩人序述女語爾此說是也鳩之食甚似若可信然鳩食甚之美而不去不知其將墮也以興男子其初相得之厚不知其相棄背也故曰于嗟鳩兮無食

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無食桑甚言桑之不可恃也無與士耽言士所欲者耽樂之事不可信也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言男子之失節猶可解說女之失身不可解說也夫女之耽兮豈可解說哉此句正猶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月食豈是常事然以日食比之則月食乃其常也此婦人之意以女失節比之男子為輕也此蓋自悔之辭故以己之失節尤為可恨桑之落矣至躬自悼矣桑之落矣其黃而墮此言男子之意衰也鄭氏以未落為仲秋黃墮為季秋此曲說也唐孔氏謂以興婦人年老色衰此

亦非也此但喻男子之意衰爾上章既以鳩喻女子則桑當爲男子也自我祖爾三歲食貧言自我往爾家三歲食貧言家之貧也湯盛也漸漬也以帷而障車傍加裳以爲容飾此婦人之車也冒涉淇水之盛漸漬車帷之裳其艱難如此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言女之於男子本無差忒之行但士於女其行有貳也極中也言士無中正之德此所以二三也三歲爲婦靡室勞矣言三歲爲婦不以室家爲勞也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其晏臥早起非一朝一夕也言既遂矣至於暴矣言昏姻之道既遂乃以暴而加我也兄弟不

知啞其笑矣啞笑貌鄭氏曰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啞啞然而笑王氏之說曰兄弟不知我之見暴故笑知則悲傷矣當從王氏之說靜言思之躬自悼矣自傷如此及爾偕老至不思其反及爾偕老老使我怨者言其初也將與爾至老今老乃棄我使我怨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蘇氏曰淇猶有岸隰猶有泮何汝心之不我知也總角之宴言笑晏晏總角言結髮時也宴安樂也晏晏和柔也言其初童稚之時晏然其樂如此今不復有此樂也信誓旦旦者言當時信誓之明也如此男子曾不思其反反覆也言不思其舊時也

既不思其舊尚何望哉亦無可奈何也

論曰

女子淫奔豈得為美事今雖反正何足為美

而詩人乃美之者以見詩人待人之恕也孟子曰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

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夫西子蒙之不潔則以為可

羞以見君子有過亦在所不取也惡人齋戒則可

以祀上帝以見小人而能改過亦在所取也君子

以人治人改而止使能知過而必改君子不輕絕

之也蓋欲人之改過爾漢書原涉曰家人寡婦始

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為

盜賊所污遂行淫泆雖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

猶此矣如原涉此言非也豈有知淫泆而不能正

哉觀眊之詩能自反如此孰謂不能自還哉

黃曰

眊之一詩女子自悔之辭也女子之從夫其

義不可不明一失節於人則終身不可復悔所謂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國人皆賤之是故當

謹於其始也不謹之於始而悔之於終其將何及

而聖人取之何哉夫人惟能自悔則改過遷善之

機也此聖人所以取之以為來世戒歟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

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

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李曰衛女思欲歸而不得歸而能以禮自克此其所以曰能以禮者也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竹竿之詩大意從歐陽之說淇衛水也籊籊長而殺也毛氏謂釣以得魚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王氏亦以謂釣有男下女之道故詩人者每以釣喻夫婦之相求淇水者言衛女嫁於異國故思淇水若泉水之詩所謂思須與漕我心悠悠載馳所謂我行其野芄芄其麥之類是也若謂

以釣于淇而取譬夫婦何必獨言淇水乎蘇氏雖不以爲譬喻然謂以籊籊之竹竿而所以釣于淇猶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此其說亦爲曲說惟歐陽曰衛女之思歸者述其國俗之樂此說是也蓋言衛之樂如此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者言我豈不以思見之乎以其遠無由而致此室家之道爾其說亦非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毛氏曰泉源者小水之源也淇水大水也此亦是言舊時遊泳二水之間其樂如此今也嫁於異國而不得見也故曰女子有行遠

兄弟父母嗟笑貌儼行有節也巧笑之嗟亦是思
 舊時遊於泉源之間其樂如此而歐陽氏則謂此
 又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閑暇樂於
 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亦不必如此說此詩
 多是思舊時之事不必以為當時之事也淇水漣
 漣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漣漣流貌檜楫
 松舟以檜為楫以松為舟也柏棊松身曰檜言淇
 水之地舟楫之盛可觀如此蓋思之也王氏毛氏
 皆以喻夫婦亦非詩人之意歐氏謂淇水漣漣然
 故但言駕此車出遊以寫我心之憂也故曰駕言
 出遊以寫我憂惟其思歸而不得此序所謂能以

禮者也王氏謂巧笑之嗟佩玉之儼言雖不見荅
 而能自強以禮也王氏欲以此說強合於序其說
 非也據序但謂思而能以禮者而非謂能自強以
 禮也泉水載馳竹竿三詩皆是思歸衛國之詩泉
 水以常時思歸非有故也載馳以衛國之滅而思
 歸竹竿以不見荅而思歸是自閔而思歸也然載
 馳之詩猶言其力不能救之事竹竿則不見其不
 見荅之事則知竹竿之女子其忠厚可見矣夫人
 之不見荅多形於怨如毗及谷風之詩皆載其怨
 恨之辭也今衛女徒思衛國之樂以見其思歸之
 意其夫家之過未嘗斥言之其忠厚可見矣是以

知觀詩者不求於刺詩之中未可以見詩人之意
 黃曰人惟其愁困憔悴之中則思其昔日逸樂之
 事竹竿一詩蓋女適異國而不見荅故思其國俗
 之樂以見欲歸之意此詩所言皆興也而先儒以
 為比則已失其義矣噫谷風之婦有怨辭載馳之
 夫人有悲辭而竹竿一詩雍容和緩述其昔日之
 樂而不言今日之恨為此詩者其亦敦厚之人乎
 故曰思而能以禮者也

芄音丸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

兮垂帶悸兮芄蘭之菜童子佩鞮失涉反雖則佩鞮能

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李曰蓋言惠公驕傲無禮此詩所以刺之也芄蘭

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

帶悸兮爾雅曰萑芄蘭郭氏曰蔓生斷之有白汁

可啖蓋言芄蘭之為物枝葉柔弱故以比惠公毛

氏以興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此說非也而王氏

之說則以為芄蘭之為物不能自立以刺無禮此

說是也然王氏又謂支離矣菜則離本遠矣離本

遠則尤柔不能自立以刺無禮之甚此說是也觿

者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禮記內則注曰觿貌如

錐以象骨為之是可以解結也說文曰佩角銳端

而可以解結是也鞞玦也能射御則佩之〔說文〕曰鞞可以鈎弦也以象骨為之著於右臂巨指蓋亦成人之佩也蓋言惠公為童子結觶結鞞無其德而不稱其服也雖則佩觶能不我知雖則佩鞞能不我甲〔鄭氏〕云雖則佩觶與其才能實不如我眾臣之所為也雖則佩鞞與其才能實不如我眾臣〔氏〕曰惠公雖佩觶才能實不知也雖佩鞞其才能實不能君我長我也蓋以甲字為長故可從容刀也遂〔蘇氏〕以遂字與玉璲字通用垂帶紳帶也悸〔毛氏〕以悸悸然行止有節度不如程氏之言悸悸

者執心不定也此說是也正如更始既至長安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刮席不敢視不足為君也如此

論曰

夫服其服者不可不稱其德服衰經者必有

哀色如服衰經而無哀色則與吉服同服冠冕者必有欽容如服冠冕而無欽容則與袒裼同故其服成人之服者必有成人之禮也古者二十而冠則必責之以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之禮至於人君則不必至冠而後服成人之服既服其服必責以成人之禮苟無其禮而服其服則與童子同也故徧魯國之人皆儒服而不得為儒是無儒者之

德也知魯國儒服之不足為儒則知惠公之為童子也

黃曰桓十二年左傳曰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

蓋是時公年十五六惠公以幼童即位而以才能驕其臣雖衣成人之服而無成人之德此大夫所以知其不足與有為而刺其無禮歟成王以孺子而知周公之德昭帝以幼歲而知霍光之忠此其所以為賢君也若惠公者尚足以語是哉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丘鼓反予望之誰謂

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李曰河廣宋襄公之母桓公之夫人衛文公之妹

也生襄公而見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而不可歸

蓋母既見出義與廟絕故不可歸也誰謂河廣一

葦杭之者一束葦也杭度也刀小船也崇朝終朝

也言誰謂河之廣歟一束之葦可以度誰謂宋之

遠歟跂足可以望見之也誰謂河之廣歟曾不容

於一刀誰謂宋之遠歟曾不崇朝可致然河非不

可渡今我之不渡知義自不渡爾宋非不可往也

今我之不往知義自不往也

論曰載馳之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竹竿之詩

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皆言其遠也至於此詩惟

言其甚近者蓋言人之於遠者則憚而不往至於甚近而不往者非有所憚也義不可也大抵人之行事當論其所當為與不當為者如何耳其所當為者雖千里之遠猶在所往也其不當為者雖咫尺之地不可妄動也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也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闕孔子嘉其有男女之別夫一門限而禮存焉非其足不可踰闕也禮不可也觀此則知宋襄之母有念子之心而不敢歸宋此詩所以賢之也

黃曰天下之事其所當為者雖千里而近其所不當為者雖咫尺而遠衛之於宋可以束葦而渡可

以跂足而見可以旦行而至夫豈難往哉於禮有所不可往則雖近而猶遠也禮之不可踰也如此哉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于偽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伯兮丘列反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市朱反為王前驅自

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反為容其雨其

雨杲杲古老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於虔反得況袁反

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痠音悔

李曰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從王行役

之久其家思之此詩之所以作也伯兮竭兮邦之
 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伯毛氏以為州伯非也
 鄭氏以為君子之字是也竭武勇貌如所謂庶士
 有竭邦之桀兮言其伯之武勇真可謂邦之桀也
 桀特立也考工記曰殳長尋有四尺在車左也
 前驅左氏傳曰前驅歛犬射而殺之也此章蓋言
 男子役於王事也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
 誰適為容自伯之東此言君子之東行也首如飛
 蓬所謂頭如蓬而不暇梳也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容飾也適主也言我非無膏沐但夫不在家故未
 嘗有容飾也如采綠之詩曰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蓋言膏沐必俟夫之歸夫不在則未嘗有容飾也
 其兩其兩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此章言
 人謂其兩其兩今乃杲杲然出日猶言夫之將歸
 而今乃不歸也願言思伯甘心首疾言其情之切
 也惟情之切故雖首疾而甘心焉焉得諼草言樹
 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痠諼忘也唐孔氏曰諼訓
 為忘非草名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爾雅曰諼
 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草是諼字非草名也然
 而說文又謂諼字從草從憲是以諼為草名言其
 能令人忘憂爾嵇叔夜養生論曰合歡蠲怒諼草
 忘憂故後之言諼者皆本於此也背北堂也昏禮

曰婦洗在北堂注云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有向北之義也焉得諼草樹於北堂冀其忘憂也杜子美詩曰趨庭赴北堂後世以北堂喻母道誤矣使我心痠心之病也

論曰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重民力也莊公八年書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秋師還春秋之世用兵多矣未嘗有書師還者而獨於莊八年書之者以見踰時不反如此之久也然采薇之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東山之詩曰自我不

見于今三年而詩人乃美之者蓋用之得其道則如采薇東山之詩雖久而民無怨慙之心用之不得其道則如此詩踰時之久而詩人刺之也且以六月之詩言宣王北伐非其時也而詩人乃美之者用之得其道故也

黃曰汝墳之婦女能閔其君子而猶勉以正殷其雷之大夫妻能閔其勤勞而勸之以義夫以婦人而思其君子者情之常也而能勉之以正勸之以義為難然則伯兮之詩其不足以知此乎曰衛國之風固不足以比二南之化而過時不反亦非王者使民之道也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音配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所戒反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李曰

此詩言衛之男女年盛之時而喪其妃耦也

古者國有凶荒則滅殺其禮而多昏觀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言不備禮而娶者多也蓋多昏可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而蕃育人民今則不然故詩人所以刺之有狐綏綏在彼淇

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綏匹行貌也石絕水為梁厲深也所謂深則厲言深可厲之處也此詩言狐尚匹行而衛之男女乃無夫家言狐之不如也心之憂矣之子無裳之子無帶之子無服毛氏曰無室家如無衣服此曲說也王氏曰無裳則憂其無裳而已無帶則又憂無服則所憂者眾矣此說是也蓋此詩言無裳無帶無服但言其衣服之不備也歐陽氏常有言曰不及時者有二禮義既喪淫風大行犯禮相奔者不禁及遭強暴橫見侵陵則男女有未及嫁娶之年先時而犯禮者矣世變多故兵饑荒亂民不安居與力不足則男女有過嫁

娶之年而不待禮者矣蓋先王盛時世既以安能以禮化民既無先時之失又無後時之過如標有梅桃夭之詩是也及後世禮義既廢喪亂荐至民無先時之失則必有後時之失如谷風及暈之詩則是失之先時如此詩則失之後時所謂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是也

黃曰觀暈之詩則知衛之男女不正觀有狐之詩則知衛之男女失其時男女之不以正者淫奔之風也昏姻之不以時者以凶荒之災也然國有凶荒豈歲之罪哉君以奢侈示民而民之失其本業也久矣采蘩條桑之風不復見而抱布貿絲之俗

不可革此之子無裳無帶無服所以為衛之憂也雖欲殺禮而多昏其可得乎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惟季反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音遙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六十四言閔公二年衛人與狄人戰于滎澤衛師敗績於是出處于漕齊桓公城楚丘而封之遺之車馬五祭服焉左傳曰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

多士
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
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外傳齊語亦曰衛人出廬于漕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此皆
封之其畜散而無育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此皆
遺之以車馬器服也桓公救衛而封之其恩大矣
而又遺之以車馬器服則其恩又如何衛人所以
思其厚德而欲報之也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爾雅曰楸木瓜木瓜葉似柰
實如小瓜陸農師曰江左右者名相其實如小瓜
而有鼻食之津潤而不香者謂之木瓜圓而小於
木瓜食之酸澀而香者謂之木桃似木瓜而無鼻

而其品又為下謂之木李此木瓜木桃李之別
也徐安道乃謂瓜有瓜珠桃李有羊桃李有雀李皆
草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李以別之也此則不知
木瓜木桃李之品為如何而妄為此說也孔子
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皆如安道之說何足貴
哉此則學王氏而未至其弊遂至於此琚佩玉名
也瓊者唐孔氏曰瓊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瑶說文
曰瑶玉之美者玖說文曰石之似玉黑色此詩蓋
言人投我以木瓜木桃李我則報之以瓊琚瓊
瑤瓊玖木瓜木桃李微物也瓊琚瓊瑤瓊玖寶
物也以寶物而報微物猶自以為未足以報其德

故但欲以為結好耳此蓋言人遺我以微物必有以厚報之況齊桓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當如何
 [王氏]曰木瓜桃木李以言齊桓公投我以仁之實其說鑿矣而又謂投我者彌薄則實齊桓之德為薄既謂齊桓之德薄又謂報之者彌厚是豈衛人之情乎[鄭氏]解永好以謂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已國之恩[歐陽氏]不取此說以好者當如結好之好非以為玩好也

論曰齊桓公之於衛其恩固大矣出民於水火之中而免於豺狼之患使康叔得以復享其祭祀而衛之人民亦得以養其父母而保其子孫則齊桓

公可謂生死肉骨者矣衛人雖盡其所有而報之而衛人之心猶以為未足以報之序言欲厚報之非衛人之所欲如此乎齊桓公於是假仁義而行然至於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與武王之興滅國繼絕世亦可謂庶幾矣衛人感齊桓之德欲厚報之則知邢之心亦必然矣[劉內翰]曰桓公之封衛德莫大焉雖衛亦自以為桓公之於我德莫大焉[春秋]之書城楚丘者曾無以異常諸侯矣彼衛已滅矣無王命而擅封之是擅王命諸侯之大罪也故以小惠許之則桓公有德以大法論之則諸侯為專封某竊以此說為不然夫專封者天子黜之

諸侯封之則可以謂之專封若狄人伐衛桓公救之亦伯者之所當為也謂之小惠亦不可也

黃曰

木瓜木桃木李皆微物也而詩人欲以瓊琚

瓊瑤瓊玖報之且猶以為未足非物之不足而心

之不足也衛為狄人所滅而齊桓公救之使公子

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曹歸乘馬祭

服五稱牛羊豕雞狗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

錦三十兩此以車馬器物而遺之也吁衛君辱於

泥塗而齊置之衽席衛無社稷而今有其社稷衛

無民人而今有其人民則衛人之所以德於齊者

殆欲輕九鼎而卑華岳矣其將何以報之乎昔衛

人不能恤黎而今齊能救衛衛人安得不感且愧

吁此齊之所以霸而衛之所以不競也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

國風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

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

彷徨

蒲皇

徨音皇不忍去而

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

黍離離彼稷之穗

音遂

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

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

於結反

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李曰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蓋在平

王之世黍離已下之詩皆是平王之詩也安得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乎孟子所謂詩亡者雅頌之詩亡也今也平王之詩既下列於國風則是詩之亡矣既以平王之詩為國風則是天王下列於諸侯矣然春秋或書天王其或書天王者蓋春秋所以存王道也以是知春秋與詩相為表裏閔宗周也有宗周有成周成周東周也宗周豐鎬也周自文武以來居於豐鎬至成王之時則營東都也如書曰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此則春秋所謂

東周是也王城者後之河南郡是也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此則春秋所謂成周是也後之洛陽是也成王之營東都者王城則遷九鼎焉如成周則居頑民焉自豐鎬而言之則宗周為西周而王城為東周周既東遷矣則成周為東周而王城為西周平王以來皆居於王城及至敬王遭子朝之亂王城多子朝之黨敬王不能居於是遷于成周昭公三十一年天王入于成周是也此宗周成周之辨也宗周蓋自文武都豐鎬至於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遂東遷洛邑故大夫閔行役於西周過宗廟宮室其地已廢而民盡耕闢之盡為禾黍周

大夫其心憂傷而閔周室之顛覆如此是以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說文〕曰黍稷屬而黑者也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氏〕黍可為酒故字從禾入水苗禾之未秀者也穗則禾之已秀矣〔說文〕曰穗禾成秀也實則秀而實矣故苗而秀秀而實蓋其序也稷〔爾雅〕曰粢稷也〔說文〕曰稷五穀之長也〔沈內翰〕曰稷乃今之稭也蓋宗周之地盡為禾黍也〔王氏〕曰視稷而謂之黍者憂而惛也亦不必如此說如〔蓼莪〕之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則可以如

此說至於此詩則不可〔箕子〕閔商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既曰麥秀又曰禾黍則亦與此同意彼稷之苗彼稷之穗彼稷之實以見盡為禾黍之意曰苗曰穗曰實又以見行役如此之久也邁亦行也靡靡遲遲也言其行役不忍去其心安舒遲緩如此也搖搖言心之憂傷而不定也〔楚王〕謂儀秦曰寡人心搖搖然若旌正與此同意醉憂之狀也噎咽也〔說文〕曰飯室也言其心之憂不能喘息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周室之顛覆如此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久留於此者何人也〔揚龜山〕曰周自東遷而後政益衰敗黍離降

而為國風則宗周之亡久矣蓋自幽王馴致至此其詩曰此何人哉無所歸咎也亦不必如此詩言此何人哉蓋言含蓄之辭亦不必謂之無所歸咎此蓋周大夫不欲指斥其人也

黃講闕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

難乃旦反以風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音于時音時日之夕

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

不月曷其有佻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古活反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李曰

此詩言君子行役之久無有期度惟其無有

期度故大夫思之此大夫者蓋同僚也思其行役艱苦以風於上也君子于役至如之何勿思蓋不知其期言無期度也曷至哉曷何也言何時至哉時者鑿牆棲雞曰時雞之將棲則日必夕矣羊牛亦從牧地下來此言畜產出入尚有期度而君子于役不然也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言君子困于行役如之何而不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佻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不日不月言何日何月當歸也曷其有佻佻會也言何時得會聚也雞棲于桀為桀亦是言君子乃不如雞與羊牛也括至也言君子于役苟無

飢渴至此不敢望其必歸苟無飢渴之患足矣

黃曰此詩所謂大夫思其危難以風者蓋同僚之人為之憂傷而作是詩以風諫其上也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執翽徒刀反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李曰此詩君子遭亂相招呼為祿而仕也君子之將仕必行其道今乃欲為祿而仕不求其道之行豈君子之本心哉蓋身居亂世畏懼罪罟但欲全身遠害而已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

只且陽陽樂貌也史記曰晏子之御擁大蓋策馵馬意氣陽陽甚自得也是陽陽為樂貌也陶陶亦和樂之貌也此言君子以此樂官賤職為樂也左執簧簧笙也左手執其笙簧右手招呼其友於房中而為房中之樂也翽繁也舞者所執蓋羽舞教燕舞之位也其樂只且且言且樂此而已

論曰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當衰周之時可謂無道矣而君子乃相招為祿仕所可恥者何以為君子哉君子之仕於君亦不一也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君子

陽陽之詩正居卑居貧之謂也樂官之職豈君子所當為哉今也君子為之又與其類相招而且以此為樂者蓋以貴不可居故也惟以貴不可居則當時在位者皆小人也凡衰亂之世賢者多窮處於草野及不得已而仕者皆居於下位老子在周為柱下史梅福在漢為市門卒此詩與簡兮之詩辭尊居卑之義也王氏曰左執者言無所事也簧所以為聲翽所以為容隱則無所事於容聲故曰左執簧左執翽此說非也據詩言左執簧但是左手所執非以無所事為義王氏又謂簧翽取聲容之義不必仕於伶官也此說亦非也據此詩言正

是君子仕於伶官而謂不必仕於伶官非也說者必謂左執簧右招我由房雖是詩人傷君子不得志意亦小之也蓋以君子不得用則當引去可也不當在朝以取伶官之辱此皆不知辭尊居卑之義也

黃曰

史記言晏子策駟馬志氣陽陽自得則陽陽

猶陶陶也夫君子遭亂當窮居野處以道自樂不得已而仕則當救時為民以身許國今乃相招為祿仕尚何足為君子乎曰陳蕃李固不得救東漢之難而徒以其身陷不測之淵郭泰明哲保身申屠蟠見幾而作君子之所深取蓋亂世不可以有

為則辭尊居卑君子不怨雖處賤職人之所恥而君子則陽陽以自得陶陶以自樂其亦有所見者哉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揚之水不流東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東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李曰此詩言平王不能撫其人民而遠屯戍于申周民不得歸其鄉里此所以懷怨而思歸也揚之水說者不一**鄭氏**則以謂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

能流東薪此說非也豈有湍迅之水不能流移東薪乎**王氏**則謂水之揚足以流東薪其意則亦謂揚水可以流東薪而今乃不能非也據詩但言揚之水不流東薪安得謂水之揚足以流東薪乎張氏則以謂揚之為悠揚言水之悠揚緩而流故不能以漂蒲楚也此亦未盡**程氏**曰揚之水潤也淺故激力不足以流薪此說得之不如蘇氏之說為詳**蘇氏**曰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流而或揚之雖東薪之易流有不流矣水之能自流者物斯從之安在其揚之哉周之盛也諸侯聽役於王室無敢違命及其衰也雖令而不至平王未能使

諸侯宗周而強使戍申役焉宜諸侯之不從也此說得之其取譬又皆得詩人之意鄭氏則喻平王恩澤號令不行於下民此蓋鄭氏徒見序言不撫其民遂遷就此說而附合於序非也束薪一束之薪也楚荆也今俗所謂黃荆蒲有二說毛氏以為草鄭氏以為柳左傳曰董澤之蒲蒲即楚也此二說皆通申平王母家也幽王娶申國女為后故申為平王母家甫也許也申也同姓之國皆姜姓也外傳曰齊許申呂為大姜是知申甫許皆是姜姓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鄭氏之子是子也彼其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此說

非也歐陽程氏蘇氏皆以謂此國人怨諸侯之子不戍申此說與上文相貫蓋言平王不能調發諸侯之子來與我共戍申也懷思思歸也曷月予還歸哉言何日當歸乎此久戍不得歸之辭也蓋先王盛時豈無戍役之事哉采薇之詩曰遣戍役以守衛中國而其詩乃無怨懟之辭今也遣役戍屯於母家而詩人乃怨思之如此程氏曰平王獨私恩其母家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之此說是也蓋申國有難天子當命方伯與鄰國諸侯以救之豈得獨勞畿內之民哉故采薇遣戍其戍有名平王之遣戍其戍為挾私詩人所以刺之也晉

平公杞出也故治杞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
杞子太叔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
弃諸姬亦可知也矣諸姬是弃其誰歸之見襄公

二十九年城杞與平王之戍申其事一也蓋以私存

心諸侯於是離心焉以是知人君之行事當以公
為先以公存心則如采薇詩人美之以私存心則
如揚之水刺之其遣戍則同而其美刺則不同也

黃曰先王盛時豈無戍役之事哉如遣戍役以守

衛中國見於采薇之詩而詩人未嘗有怨辭今平
王之戍而周人怨思焉何哉中國有難天子當命
方伯與鄰國諸侯救之而今也獨勤畿內之民而

不能帥諸侯之師此如揚水之激而不能流一束
之薪也揚之水非自流之水水不能自流而或揚
之則雖束薪束楚束蒲之易流而有所不能流平
王號令素不能以及於諸侯而乃勤周民以遠戍
于母家宜詩人之怨思也且平王之戍專為母家
非天下之公心也而孰肯從之乎上之人有私心
而天下之人於是乎有離心觀揚之水一詩雖國
人怨諸侯之辭而實平王之罪也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廷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九
 中谷有推吐雷反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
 相棄爾
 中谷有推呼但反其乾矣有女匹指反離口愛反既其嘆
 矣平聲既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推嘆其脩矣
 有女作嘯又離條其本又歎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推嘆其濕矣有女張劣反離其泣矣啜其泣
 矣何嗟及矣

李廷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九

中谷有推吐雷反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

相棄爾

中谷有推呼但反其乾矣有女匹指反離口愛反既其嘆

矣平聲既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推嘆其脩矣

有女作嘯又離條其本又歎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推嘆其濕矣有女張劣反離其泣矣啜其泣

矣何嗟及矣

李曰

孔子繫易言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

之以恒恒者久也則常而久者乃夫婦之道也今

而室家相棄豈其宜哉然亦因凶年饑饉耳凶年

饑饉為夫婦者正當患難相恤豈至弃而不保可
 以見平王不能厚風俗而夫婦日以衰薄也豈不
 可閔者乎此中谷有萑所由作也萑陸機等以為
 菴藺韓詩類以為益母毛氏以為離郭璞以為荒
 蔚夫推者宜於水者也孔氏以為水浸之嘆然其
 乾乎此固謬矣而王氏又云脩久也言久嘆矣而
 又苦濕焉此亦非詩人之本意惟蘇氏程氏得之
 而蘇說為詳蘇氏曰萑離也嘆燥也此別也脩長
 也草長遠地則易枯中谷之萑旱之所難及也今
 也既先燥其生於乾者又燥其生而長者及其甚
 也則雖生於濕者亦不能免也旱及於濕則盡矣

譬如周人風俗衰薄其始也人之艱難者弃其妻
 爾其後人之不善者弃之矣及其至甚又有無故
 而弃者矣故其以艱難而見弃者則嘆之嘆之者
 知其不得已也以不善而見弃者則條條然而嘯
 嘯之者怨之深矣及其無故而見弃者則泣而已
 泣者窮之甚也此言盡之矣啜者泣時縮氣聲也
 論曰莊子曰以人屬者迫窮禍患害則相弃以天
 屬者迫窮禍患害則相救夫婦雖曰人屬而五典
 皆本於天序豈可迫窮禍患害則相弃乎為夫婦
 者必與之同患難亦與之同逸樂眡之詩曰自我
 徂爾三歲食貧與之同患難而不與之同逸樂也

〔谷風〕之詩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是亦與之同患難而不與之同逸樂也至於此詩則又是不能與之同患難其所以然者豈民之罪哉是上之人不能以風化下所以禮義廢壞豈不可傷哉此序所以閔周也

〔黃曰〕王者之治必先使天下有相生相養相親相恤之道顧其父子兄弟夫婦而有不忍相去之意然後禮義生焉禮義生則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為不善此〔孟子〕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蓋人惟平居不忍忘其親故緩急不忍忘其君今平王不能善天下之風俗而

反以敗天下之風俗至於夫婦之情日以衰薄一遇凶荒則室家相弃夫人至於弃其室家忘其夫婦則亦無所不至矣尚何望其知君哉予於谷風之詩而知衛之所以亡於中谷有推之詩而知周之所以亡

免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有免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吡反五戈有免爰爰雉離于罌我生之初

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免爰爰雉離于罌昌鍾反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

尚寐無聰

李曰左傳隱公二年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此序所謂桓王失信是也桓王既失信諸侯由是背叛即左傳所謂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也王師傷敗者即所謂戰于緡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是也惟其如此故君子不以生爲樂而作此詩也有兔爰爰雉離于罝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

百凶尚寐無聰爰爰緩也爾雅曰鳥罟謂之羅羅鳥網也又曰罝謂之罝罝罝也罝謂之罝罝覆車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罝以捕鳥則知罝罝是一物也離麗也毛鄭之說則以有兔爰爰爲緩以雉離于羅爲急喻王政之有緩急有緩者有聽從也有急者有所躁感也此說皆非詩中本意而強爲此義也王氏則以謂有兔爰爰以喻背叛之諸侯雉離于羅以喻傷敗之王師此說皆非詩人之本意而王氏又以羅罝罝皆網類網不信之器也王不信將以罔諸侯而終至於自罔其說迂回曲折求合於序皆所不取惟歐陽氏曰有

兔爰爰雉離于羅者嘆物之生有幸有不幸也謂
 兔則爰爰而自得雉則陷身於羅網兔則幸而雉
 則不幸也尚無為毛氏謂尚無成人為也言我生
 初幼稚之時庶幾無此成人之所為言冀其無征
 役之事非也尚無為但言我生尚幸世之無事也
 尚庶幾也造即為也庸用也亦是無為之意而王
氏則謂我生之初尚無為尚無造尚無庸非志於
 功名者也非志於功名而憂在於天下故謂之君
 子此蓋曲說也羅憂也言我今則逢此百憂也百
 憂百凶亦是百罹之意叱動也言我欲長寐而不
 動也覺晤也言我欲長寐而不晤也聰耳有聞也

言我欲長寐而無所聞知也與詩所謂鮮民之生
 不如死之久矣又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又曰不
 自我先不自我後皆是此意也王氏則以謂凶甚
 於憂憂甚於罹皆是強為之說據詩三章皆是一
 意但換其韻耳

論曰

子貢問於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必不
 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
 立孔子言寧去其兵食而信不可一日無也信苟
 立矣未有兵食之不足足兵食而無信亦不能一
 朝居也王室有警則舉烽燧以召諸侯所當為之

事也而失信此幽王所以有犬戎之禍秦變法令
募民徙木而示之信此非所當爲之事也非所當
爲之事而有信此商君所以得其志也夫所不當
爲之事而有信其利已如此況所當爲之事而有
信其利爲何如然而桓王既失信安得諸侯之不
背叛哉

黃曰司馬溫公言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
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推而至於上不信下下不信
上上下下離心以至於敗予讀兔爰之詩而見溫公
之言爲不誣也桓王一失其信而至於諸侯背叛
王師傷敗人君之於天下其可一日而忘信乎兵

一食可去而信不可去非兵食之果可去也與其去
於此者不若去於彼苟信不立雖有菽粟安得而
食雖有城池將誰與守此君子之所以閱周之亡
而不樂其生也

葛藟力軌反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

縣縣葛藟在河之澣呼五反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

人父亦莫我顧縣縣葛藟在河之浹順春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縣縣葛藟在河之澣

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李曰王族刺平王之詩也今乃列之於平王之後
此可疑也黃甫士安直指以謂桓王之詩此則不

可得而見如載馳乃戴公之詩也而列之於文公
 之後清人乃文公之詩也而列之於莊昭之間此
 皆因秦焚書之後篇帙散亡傳者失次闕之可也
 九族鄭氏謂上自高祖下至玄孫然高祖非己之
 所逮事玄孫非己之所及見如之何而親之當從
 歐陽之說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也
 弃其九族者言其無親親之道也縣縣葛藟葛藟
 二草也葛似藟爾雅曰葛似藤皆蔓生故言縣縣
 者長不絕之貌也水涯曰許涘亦涯也夷上洒下
 曰濬葛藟所以比九族也說者不一宋昭公將去
 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

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根本故君子
 以為比况國君乎說者又以為比則止取其能庇
 本根也然詩人之意固是以葛藟比九族然在河
 之許意必有所主矣若如左傳之言都不見在河
 之意鄭氏曰葛藟生於河之涯得其潤澤以長大
 而不絕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
 或者又謂葛生於山而反近於水人君當親族人
 而乃親他人其說皆不如王氏曰河許水所盪危
 地也潤澤葛藟而生之則所以自固猶之王者敦
 敘九族而親之亦所以自固此說為善終遠兄弟
 謂他人父者言王遠弃其兄弟而謂他人為父也

謂他人父亦莫我顧者呼他人為父他人非我眷屬終不顧我也言王既以他人為父亦無顧我之意也我九族也蘇氏曰弃遠其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豈肯顧王哉其說亦通謂他人母蘇氏曰謂其夫為父其妻則母也亦莫我有者言視之如無也謂他人昆言以他人為兄也亦莫我聞者不與我相聞知也宋昭公事見文七年

論曰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欽其兄而欽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蓋不獨於父母然也於九族亦當然也夫他人非不可愛也亦非不可欽也先愛其親以及他人

先欽其兄以及他人然後謂之順若不愛其親不欽其兄則是於所厚者薄而又愛人之親欽人之兄則是於所薄者厚其倒置如此則謂墨氏兼愛之學愛其親與他人同欽其兄與他人同愛無差等猶為不可況不愛其親不欽其兄乎今也王於親族既不能愛之欽之則親族豈愛欽於王乎宋華亥欲代其兄合比為右師與寺人柳證之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是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已而宋華亥果亡此乃報施之理也今既亦莫我顧則親族亦不顧於王矣亦莫我有則親族亦莫有王矣夫秦皇之強卒

以孤立蓋為此也可不戒哉

黃曰周家盛時則大封同姓以厚其恩如宗子維城之詩內睦九族以篤其敬如戚戚兄弟之詩今周道衰故弃其九族此所謂寡助之至也周安得而不亡乎觀葛藟一詩見平王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於所厚者薄矣而尚安能於所薄者厚哉其本亂而未治者未之有也若平王可謂先自撥其本矣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五蓋反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李曰此詩大抵言讒人之可畏而以葛蕭艾為之喻其義亦難曉**鄭氏**曰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采蕭喻臣以大事使出采艾喻臣以急事使出**鄭氏**之說歐陽已破之矣**毛氏**則以謂采葛所以共締綌采蕭所以共祭祀采艾所以共疾病雖事之無可疑者亦不敢行此說亦未當且從歐氏之說**歐氏**曰詩人以采葛采蕭采艾者皆積少以成多如王聽讒皆積微而成惑故曰積毀消骨叢輕折軸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皆積少而成多也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其不見君則懼讒人乘間以入也雖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如三秋兮如三歲兮則

其情之益竦甚矣蓋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
間而讒之如漢之桑洪羊上官桀蓋主與燕王通
謀欲言霍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候伺光出
沐日奏之洪恭石顯欲退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即
令華龍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蹕退許史狀
候望之出沐日奏之夫以桑洪羊之於霍光洪恭
石顯之於蕭望之皆以候及出沐日然後得肆其
間則知忠臣正士一日不在朝廷則譖言易入讒
說殄行並作矣夫以一日不見且譖入之若其久
出則將如之何是以古之人聖讒說殄行也

黃曰

讒謗之言非能遽以入人也浸潤之譖膚受

之愬蓋入之以漸漬之以漸積毀消骨叢輕折軸
曾參之母雖信曾參之非殺人而三人言之則投
杼而走此詩人懼讒而以采葛采蕭采艾為喻也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
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大車檻檻

尺銳反

衣如茨

吐敢反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

車嘒嘒

他敦反

毳衣如璫

音門

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

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

古了日反

李曰

刺周大夫禮義陵遲蓋言禮義廢壞也家語

曰三尺之隄空車不能登者峻故也百仞之山重
載陟焉陵遲故也王肅注曰陵遲猶坡陁也則陵

遲是廢壞之意惟禮義廢壞則人倫不明人倫不明則男女皆踰禮法而相奔故陳古大夫之聽訟以消淫奔之行刺今不能也檻檻大車聲也嘽嘽車行貌也大車者王氏與蘇氏皆曰大夫之車也毳衣者毛氏以為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鄭氏則以謂子男入為大夫者王氏則以謂上大夫為卿者也是皆泥於詩序刺周大夫之言也據此言大車檻檻毳衣如茨乃古聽訟者之車服也作此詩刺周之大夫而詩之所陳乃是古大夫不可執今之大夫而求合於詩序也茨爾雅曰茨離郭璞曰茨草色如離在青白之間鄭氏

曰其青者如離王氏則謂茨言其衣之色也徐安道謂茨初生蒼黑類玄衣曰青曰青白之間曰玄曰蒼黑則是茨之色說者不一如璠說文曰藎色禾之赤苗曰藎璠之玉色如之王氏則謂如裳之色記內朝曰璠藎色稷之璠色謂之麋麋色在赤黃之間似禾藎極光瑩掬之光澤烜烜然如赤珠此是一色也曰赤色曰藎色曰纁曰朱黃之間則是璠之色說者不一如此陸農師曰毳衣作會宗彝非所以聽訟又其色不得如茨青璠赤是或一服也則知世代久遠毳衣與其色皆不得而定當存此數說以待知者然學治經當如伯樂之治馬

秦穆公使九方臯求馬三月而返報曰得之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則牝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物色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於內而忘其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學者欲辨莢之色或曰青或曰白或曰青白之間或曰玄或曰蒼黑欲辨璫之色或曰纁或曰朱黃之間或曰赤或曰赭皆是不過物色牝牡之間若治經之要當求其大意而通之大車檻檻毳衣如莢者言古之聽訟者乘此車服此衣斯

民見之則曰我豈不思為其無禮畏子聽訟故不敢爾故曰豈不爾思畏子不敢畏子不奔者言聽訟者能止奔也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爾雅曰穀生也男子則正位乎外女子則正位乎內死則同穴而葬此男女之正禮也此言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者言當時之人不為淫奔以禮聘我我則從之以合於男女之正禮也皦日白日也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當時之人相誓之辭也左傳范宣子曰所不請於君焚其書者有如日公子重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魯昭公曰所不能見者有如河或曰白水或曰日或曰河

相誓之辭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非難而使無訟為難文王之時虞芮爭田欲訟於周及其至文王之境耕者遜畔行者遜道遂自愧而止若文王可謂能無訟故不待至於周庭而後決也然則後之聽訟者皆當如此傳曰臯陶喑而為大理蓋不待言也古之聽訟者但聞其車聲見其服飾而淫奔之心息何待於言哉觀大車之詩深得夫子無訟之意學者不可不詳味也

黃曰古之為民上者正心誠意以化其民而使民無犯禮之思故其為大夫者非特能聽訟而亦使之無訟聞大車之聲見毳衣之容而非禮之念不

萌於中非畏刑也畏禮義也今禮義陵遲則其隄防已壞矣又何以禁水之奔溢哉故為大夫非惟不能止訟而且不能聽訟此詩人所以傷今而思古也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音久

李曰莊王桓王之子也莊王不明當時之賢如留氏之族皆放逐之故國人思其賢而欲其復來而

作是詩也丘中有麻丘中有麥丘中有李者毛氏以丘中堯堦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其意謂子嗟能教民農桑使得有之果如此說未足以見子嗟之賢蘇氏曰隱居於丘陵之間而殖麻麥果實以為生者子嗟也其說雖無害然據詩之本意所謂丘中有麻有麥有李者亦猶詩所謂山有榛隰有苓南山有臺北山有萊皆是譬賢者之本類也歐陽氏謂麻麥之類生於丘中以其有用皆見收於人此說是也言丘中尚有麻麥李而子嗟乃不得見用此所以可惜也故上言丘中有麻下言彼留子嗟此所以深歎子嗟之不見用

也程氏則以謂麻麥喻賢者以李喻不賢者據三章皆是一意豈有辭同而意異乎彼留子嗟毛氏鄭氏蘇氏皆以為留姓惟歐陽不以為姓而以為淹留之留非為大夫姓留也若以為大夫之姓則莊王之事跡見於春秋史記當時大夫留氏無所聞於人其被放逐亦不見其事既其事不顯著其後何從而知之此說不然丘中有麻所謂彼留子嗟者亦猶谷風所謂子仲之子豈必求於他書有子仲乃言其姓氏乎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迹不必於春秋史記中而求之也彼留子嗟彼留子國毛氏以子嗟為子子國為父使果是父子不應先

子而後父大抵只是侯也程氏之說猶不可信程氏曰麻可衣麥可食宜殖丘中興賢者宜在朝則能養於人彼不賢者乃留於朝子之賢反窮處而咨嗟其義甚至若使詩人之意果如程氏之說則下文亦不相貫則知此詩當從毛鄭之說將其來施施毛氏以爲難進歐陽氏以謂難於自進據此詩但是國人欲其來非謂賢者之難進也孟子曰施施從外來則是欲其施施而來也將其來食毛氏曰子國復來我乃得食鄭氏曰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已得厚待之其說皆非也歐陽曰思其來而祿之也王氏曰將其來而祿於朝也其說皆是致

者石次玉者貽我佩玖者言庶幾其來遺我以善也程氏曰佩者外飾玖非真玉彼留之子所遺我者徒文飾而無實也蓋程氏既以此爲不賢之人故其說遂以爲徒文飾而無實此說未敢以爲必然自古人君用人必合於民心民心之所喜者吾則從而用之民心之所惡者吾則從而黜之故其用人也不以私己之好惡爲進退惟以斯民之好惡爲去取如蒼舒隕斂檮戣大臨之類天下之人謂之八凱伯奮仲堪之類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惟天下之人既以爲善故舜舉於朝廷之上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

天下之人謂之窮竒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嚚昏饕餮謂之嚚昏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惟天下之人既以為惡故舜流放竄殛與天下共棄之至於後世則不然民之所欲佐吾君者皆委棄於草野而不用民之所惡者皆舉而致之高位是以朝廷之上無非讒諂面諛之人而民之所以思賢者也此詩及遵大路白駒之詩皆是民之思賢者惟恐其不留其既去也惟恐不來民之思賢如此而人君乃不加意何以慰斯民之望乎此詩人所以刺之也

黃曰

丘中有麻一詩古今之說者皆失其義夫詩

言賢人放逐而國人思之則詩中所謂彼留子嗟彼留子國彼留之子皆國人思賢而欲留之之意也諸家乃以留為大夫氏而子嗟為子國之子夫莊王不明而何獨棄留氏父子乎借或有之則春秋當書史記當載今皆不見於他經而獨見於毛氏此其為說不免於附會歐陽公嘗辨之矣然亦以子嗟子國為當時賢者是亦無所經見也予竊以為嗟者詩人欲留賢者而形於嗟歎國者詩人欲留賢者而使之在國也而彼留之子則其意明矣丘中有麻有麥有李固不可以為賢者種治之功亦不必以為賢者隱居之地是特言國之有爵

祿而當留賢者以食之也〔白駒〕之詩曰皎皎白駒
食我場苗絜之維之以永今朝此亦留賢者之意
學者試思之

鄭緇衣詁訓傳第七

國風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
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
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
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李曰美武公也父子者蓋武公之父桓公也武公

桓公皆入為周司徒而皆稱其職位故國人皆以
為宜而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唐〔孔氏〕曰
武公既為鄭國之君又復作周司徒已是其善又
能善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其說非也〔程氏〕
曰武公父子相繼為周司徒善終於其職詩人美
其為國君而能好善行善道享章服宮室廩祿之
報此說是也蓋此言善善之功亦猶〔葛覃〕所謂化
天下以婦道葛覃之詩未嘗有化天下婦道之實
事但詩人所言如此此詩亦然或者又謂皆是武
公有善善之功武公桓公既為周之卿士武公善
於其職故詩人以緇衣美之而莊公乃不免於刺

則是莊公云不善其職也緇衣之宜兮緇黑色也
 緇衣卿士聽朝正服也緇衣之宜兮猶所謂象服
 是宜也好毛氏曰好猶宜也蓆毛氏曰大也其說
 本於爾雅王氏則以蓆為多言予之多也既以蓆
 為予之多又曰敝予又改作兮則上下文殊不相
 貫豈有予之之多而又改作邪程氏則以蓆為安
 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其說甚善然而以蓆為
 安則不知何所考據也館舍也言諸侯皆有館舍
 也還自朝而還也言子若自朝而還我則授子以
 粢也粢者餐也言欲飲食之辭也以詩觀之則宜
 好蓆只是一意言國人之愛武公父子緇衣之敝

我將為子改作之蓋欲其久於其職也觀此詩則
 知好賢之篤也禮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施而民咸服人君之好
 賢誠能如民之愛武公如此之篤則天下之不治
 未之有也自古賢者常難於久任小人常易於得
 志蓋賢者之心固欲終身立於其君之朝然常不
 旋踵而退小人不可一日立於朝廷之上然每至
 於深根固蒂而不可破如唐明皇之於姚崇宋璟
 輩可謂深知之矣不數十年而皆罷其用李林甫
 至十九年而不退則知賢者難於久任而小人得
 志之易也如此可勝歎哉

黃曰鄭桓公友厲王之子宣王母弟始封於鄭幽王八年為周大司徒犬戎之難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故父子相繼為周司徒國人愛武公而思桓公故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予以為善善者以見桓公武公積善之久也惟武公積善之不已故國人愛之亦不已孔子曰吾讀緇衣見好賢之至嗚呼非武公父子之賢其何以得此於國人哉粲諸家盡以為餐也予以為作粲粲衣服之粲蓋上文但言緇衣而未嘗及飲食況以粲為餐又費辭也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

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吐丁反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李曰左傳隱公元年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

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所謂焉辟害者則是不勝

其母也不勝其母是不能止也不能止其父母乃所以害其弟弟叔段失其道而公弗制祭仲諫之公弗聽則小不忍以致大亂其所謂畏我諸兄畏我父母畏人之多言皆所謂小不忍也將仲子兮無踰我里將者請也二十五家爲里杞柳屬也檀彊忍之木也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蓋言祭仲之諫異姓之人與我家事傷害我兄弟也無踰我里言無與我家事也無折我樹杞言無害我兄弟也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皆是此意也鄭氏云無踰我里言無干我親戚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我兄弟也夫親戚即兄弟也其

說非也王氏以謂始曰無踰我里中曰無踰我牆卒曰無踰我園以言仲子之言彌峻而莊公拒之彌固也始曰無折我樹杞中曰無折我樹桑卒曰無折我樹檀以言莊公不制段於早而段之彌強也不必如此分別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言祭仲之諫莊公公拒之曰我非愛惜之也父母可畏仲可念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亦是此意

論曰祭仲之諫莊公不以大邑封段非惡段也乃愛段也莊公拒祭仲之諫以大邑封之非愛段也乃惡段也視莊公之言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

不義不暱厚將崩莊公之意欲置段於死地然其
 曰畏我父母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蓋段未有大
 過惡而莊公欲誅之則父母諸兄國人將以我為
 何如人也惟稔其惡而後誅之彼父母國人諸兄
 亦不得而有辭此莊公之本意也而莊公不免有
 克段之名是莊公徒自欺也天下後世不可得而
 欺也周公嘗誅管蔡矣而周公初無殺之之意及
 管蔡四國流言與武庚為亂周公不得已而誅之
 後世不以周公殺兄之過為不如舜蓋以周公本
 無殺之之意也莊公之於叔段雖封大邑而殺之
 之意深矣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穀梁釋之曰何

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如莊公
 之畏父母諸兄畏人之多言故以大邑封之俟其
 惡積之深而後誅之以免天下之議也春秋書之
 見其肺肝矣觀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而觀將仲
 子之詩則莊公之惡自見春秋書鄭伯棄其師而
 觀清人之詩則文公之惡自見蓋不待傳注而知
 之也

黃曰

莊公拒祭仲之諫而不制叔段非愛之也乃

所以稔其禍而處之於不可赦之地也以春秋攷
 之莊公豈以祭仲離間其兄弟而拒之哉曰多行
 不義必自斃曰不義不暱厚將崩無庸將自及莊

公之心術可見矣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所以彰鄭伯之處心詩人述鄭伯拒祭仲之辭而君子論莊公拒祭仲之心學者當即詩人之言而考之於春秋則莊公之心可見矣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李曰左傳云武姜請京使居之即所謂叔處于京是也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者即此所謂繕甲

治兵是也繕之為言善也大叔繕甲治兵以出田獵國人皆悅之所以有此詩也叔于田巷無居人言叔段出田獵也叔之出田獵而所居之巷如無人非實無其人也雖有人不如叔之洵美且仁也冬獵曰狩言叔之出狩而巷無飲酒之人豈實是無人哉雖有人不如叔之洵美且好也郊外曰野言叔之適野而巷無服馬之人豈實無人哉雖有人不如叔之洵美且武也言此皆愛之辭也鄭氏曰叔往田國人注心於叔似如無人處其義不甚分明歐陽氏已破之矣至於王氏之說其鑿又甚焉不必復辯夫仁之為名豈易得哉孔門之高弟

如子路如冉有公西華皆不許以仁列國大夫如
 陳文子如今尹子文亦不許以仁而叔段乃得謂
 之仁者叔段豈真有仁哉國人悅之故以此名與
 之也揚龜山曰先王之道微禮義消亡政教不明
 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必當其是非而毀譽
 不足攷其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未必誠善也
 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為眾所
 好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
 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有禮者豈誠有禮哉所
 謂武者豈誠有武哉是皆若此而已若揚龜山之
 說可謂善矣所謂且仁且好且武自非大聖賢不

足以得此名而叔段乃得此名者豈非妄與之乎
 如揚之水之詩一章言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二章
 言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夫桓叔篡弑之人也而詩
 人以君子之名歸之君子之名豈易得哉而桓叔
 乃得之亦猶此詩所謂且仁且好且武也唐安祿
 山史思明唐室之巨賊也而范陽之人謂之二聖
 夫聖孔子不居而祿山思明何人而得之亦可謂
 妄與人也

黃講見下篇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火
 烈具舉禮音但褻音素歷音反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

傷女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音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搦忌抑鬯弓忌

李曰大叔之所謂大者蓋左氏之所謂京城大叔蘇氏以為不然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字以別之非謂段為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於首章失之矣此說非也所謂名詩於大叔者蓋將以別前詩亦猶小雅有小明大雅有大明小雅有小旻大雅有召旻特以為分別爾非有義理於其間陸德明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言叔之多才

詩所謂善御善射是也叔之好勇詩所謂禮殤暴虎是也多才如周公然後為善叔之多才果如周公乎好勇如太王然後為善叔之好勇果如太王乎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而已閔子侍側閔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夫多才不如周公而如盆成括則足以見殺好勇不如太王而如子路則必不得其死如羿善射奭盪舟亦皆不得其死然叔之多才勇適所以取禍也義而得眾然後為善不

義而得衆亦所取禍左氏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不義而行其斃必速矣大叔于田乘乘馬車乘駟馬謂之乘言叔段往於田獵駕此一乘之馬也叔既善射故其執馬轡如組孔子家語曰組總紕於此成文於彼今也執轡如組以見叔之善御也兩驂如舞一車四馬謂之乘別而言之則轅下兩馬謂之服參於兩旁謂之驂服在中驂在外如舞者言如舞之中節也藪澤也韓詩曰禽獸居之曰藪火烈毛氏以烈為行列言衆人皆揚火也具舉者言一時而舉也以見其段之得衆也禮禘肉袒也裼去裼衣也暴虎爾雅曰徒搏也此言段之好勇

也論語所謂暴虎馮河是也叔之暴虎進于公所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狃於此爾雅曰狃復也孫炎曰狃復也又曰前事復為也戒者言國人謂叔不當再如此也恐其傷女以見國人愛之之辭也乘乘黃四馬皆黃也黃駢曰黃馬之上色也襄駕也其兩服者皆馬之上駕也兩服上襄言最良之馬也鴈行者驂與駕相次序如鴈之行也具揚者言一時而揚也叔善射忌又良御忌良亦善也忌辭也既善射又善御以見其多才抑起辭也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乘乘鵠四馬皆鵠也鵠今之烏驄也爾雅曰驪白雜毛曰鵠齊首言

馬之齊首也兩驂如手如人左右手之能相佐助也阜盛也慢遲也罕希也言田事且畢則其行馬遲而發矢希也捫箭筈上蓋所以覆矢弛弓而發之弓也弛弓而納之於弦釋捫而覆矢弛弓而發之皆言田事且畢也左曰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觀此詩則知子封得衆之言驗也段之不義而乃爲衆所歸則衆歸之者皆不義之徒也漢七國反景帝問爰盎曰何如盎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盎對曰誠令吳得豪傑亦且

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姦人故相誘以亂觀此詩則知衆歸叔段皆不義之徒也然此詩所言皆以叔段爲義而序所以刺莊公者王氏曰人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而孰敢爲不義爲不義則衆之所棄也安能得衆哉楊龜山亦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在於莊公不制之早也人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者莫之與也雖有僭竊者莫之助也尚何使人悅而歸之哉二說皆是如將仲子叔于田不刺叔段而刺莊公揚之水不刺桓叔而刺昭公皆禍之所由生也

黃曰

管蔡與商人同濟其惡則商人必以管蔡爲

賢共叔段與京人叛則國人必以段為仁且武此
 如安祿山史思明乃唐室之賊而當時之人以為
 二聖也噫項羽之仁匹婦之仁耳項羽之勇匹夫
 之勇耳若叔段之洵美且仁且武者亦如項羽之
 仁且勇歟知伯非賢而謂之賢盧杞非忠而謂之
 忠亦此類也司馬溫公常言君子挾才以為善小
 人挾才以為惡挾才而為善者善無不至挾才以
 為惡者惡無不至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
 其暴是虎而翼者其為害豈不多哉大叔多才而
 不義所謂挾才而為惡者也所謂禮褻暴虎善射
 善御即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也智伯善

射力足技藝畢給而不免於亡是所以為亡之資
 也盆成括小有才而不免於見殺是其所以為見
 殺之招也叔多才而不義其亦如智伯之射御足
 力而行之以不仁盆成括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
 大道者歟然詩人不以刺大叔而以刺莊公蓋亦
 莊公不防閑於其始也

李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交中黃實夫在

蘇公不胡則次其

大則喜如然得入不必陳大勝而以陳在公

久所許之心不山金如蘇小首中而末開

蘇公之也必形中亦不意其亦味勝的

也蘇公蘇小亦中亦不意其亦味勝的

恨久其蘇公蘇小亦中亦不意其亦味勝的





